

趙煥  
亭著

# 不堪回首



趙煥

上海鴻文書局發行

戰事  
慘情

# 不堪回首

玉田 夢筆著

## 第十六回

杜老翁款待賓朋

金仲雅演說直奉

且說杜翁見來人却是守田。業已兩目直鉤鉤。神色大變。挫得牙關。格崩崩。山響。竟似氣瘋光景。原來守田見父親被辱不堪。又搭着新遭劫搶。不由越。越想越氣。合母妹敘說緣故畢。只覺憤火中燒。刻不可耐。頃刻精神失常。一聲喊。拎把短擡便跑。瑣子一把沒拉住。他已怒馬似跑來。當時村寨大驚。忙擁上先奪過那擡。守田還有力如虎。左右跳盪。雙眉倒豎。青筋暴露。眼紅得滴血一般。虧得衆人竭力按定。和尚忙取過溫水。先給他灌將下去。少時守田老牛似哞的聲。長舒一口氣。兩眼一翻。吐出一口稠痰。面上顏色方纔稍轉。衆人噪道。不打緊咧。他定是急氣迷心。養養就好的。杜翁見狀。不由一陣

傷心。又想起遭此大搶。此後日月簡直的不是人過的咧。不由對着荒荒落日一場大哭。世有勸慰良久。方纔止痛。你想杜翁本是上年歲的人。連日支撐。驚嚇痛苦。樣樣飽嘗。這時困憊之狀。直然說不得咧。於是由世有命村衆先送杜翁父子回家。自己却強撐到廟。料理一切。總計這次所費。又不下千元。因槍枝都是折價給隊長的。過得兩日。風聲漸靜。偶有東來行客。傳說起戰事。已告結束。大家方纔心下稍定。果然不幾日。由州裏發下直督的告示。大意是不得已用兵。都係爲國爲民。官樣文章。委實說得條條有理。大家見了。惟有長歎一聲。只得恭敬敬將告示貼向社廟前。父老相聚。讀一回告示。談一回所遭劫搶。倒也相映成趣。光陰迅速。轉眼已是月餘。夏秋將到。農人們雖沒精打彩。還須黑汗白流之忙碌。（亂世之民。悉呈煩促焦憊之象。君子瞻此。可以知國政矣。）先是杜翁回家後。大病半月。這時也漸愈起來。這

日天色旁晚。方懶懶的。趲向門前。只見一輛長行騾車。遠遠的走來。車尾上行李累累。車幃內雲鬟掩映。似有女眷。車外坐一三十餘歲的客人。涼笠長衫。脚著皮皂鞋。鼻架金絲鏡。精神伉爽。忽的跳下。笑吟吟向杜翁拱手道。貴村那街上有大店。杜翁陪笑道。慚愧得緊。此間僻陋。竟沒得店。貴客覓店前行十餘里。到宋家鋪。方有歇處哩。那客聽了。一望日色。甚是躊躇。杜翁見那客是上流人。因漫問道。尊客上姓。向那裏去呀。那客笑道。賤姓金。本籍濟南。一向在奉天作事。如今却從天津來。送眷還鄉。杜翁聽他由津來。頗欲詢戰事真相。因笑道。尊客如不嫌棄。便在敝舍屈尊一宵如何。金客大悅。連連致謝。這時守田恰好。盪出。杜翁便命他引車入院。肅客而進。那客便到車前。捧一婦人下車。那婦人有二十四五年紀。裝束雅潔。中等姿首。意態閒落落大方。先向杜翁萬福道。俺們倉猝打攪。已抱不安。只須閒屋小住。便佳。千萬

莫驚動尊眷。因回顧守田道。這位少爺。請領俺去安置罷。守田這當兒。農事方罷。弄得塵頭土臉。不由自慚形穢。因趁勢道。金太太且消停。等俺喚妹兒來。領您進去。說罷便奔內院。這裏金客。只顧命御者解卸行裝。金太太却拂塵掠鬢。就一旁和杜翁展詢邦族。知杜翁子女雙全。又有老伴兒。因笑道。您可是福人兒。既老太太在內。（指胡媽媽）俺禮當拜見的。杜翁惟有訥訥謙遜。因歎道。這種年光。兒多累多。敝處近些日。方覺俏停。因略述兵劫之苦。金太太道。可不是麼。便是俺所經村莊。都蕭疎得狠。俺在天津。避了兩月的難。真是終日如過火礮山一般。只那大炮聲響。就震得煞人。所見頃家喪命的。不一而足。這兵爭之害。真是萬民失業。天翻地覆。俺由奉天到津。本是趁便兒。望望親戚。不想正趕上熱鬧當兒。杜翁道。正是哩。兩人談敘半晌。方見瑣子。紅着臉兒。在內院門首一露頭。從新縮轉。便聞吃吃的笑。復有守田語。

音道。妹兒別怯場。你看人家金太太。何等洒脫。說着瑣子翩然跨出。似乎被守田所推。原來守田跑入當兒。瑣子方合胡媽媽在後院打麥完工。青布帕包髻。平頭舊鞋子。穿一件鴉青舊衫。外束腰帶。連耳環都沒暇帶。便如康熙爺詠皇莊打麥女似的。（北京有此俚諺）真有汗濕嬌面花含露。塵撲蛾眉柳帶霜之致。剛灣起一支腿。皺着眉去握脚尖。冷不防守田撞來。拖了便走。道。妹兒快去接客去。（絕倒）人家纏住咱爹。爹叫俺喚你去哩。這句話不打緊。不但瑣子面孔更色。胡媽媽早一個軟顛。墩坐於地。忙噪道。俺的老天爺。莫非大兵又來了麼。守田悟過。忙扶胡媽媽。急述所以。胡媽媽警定。唾道。你這東西。說話再不清爽。這不嚇煞人麼。（大兵之威。真有止兒夜啼之勢壯哉）既如此。俺先到室內料理。瑣兒便接那金太太進來罷。瑣子忸怩道。俺不去。俺這村了頭樣兒。不惹人笑話麼。守田焦燥道。俗語說的好。正宮

娘娘穿龍衣。脫了褲兒一。(句)胡媽媽笑喊道。你敢胡咬。守田忙改口道。好妹兒。你去罷。人家金太太漂亮得狠。可不我見人家就有些赧赧的。妹兒你總機伶些。瑣子被逼不過。這纔解去髻帕。拂拂衣衫。笑嘻嘻且前且却。向胡媽媽道。娘呵。俺見人家。劈頭可說甚麼呢。守田急追。好羅索。看這光景。咱還須演回禮哩。你一出院門。先擺兩擺。扭兩扭。然後雙袖一斂。就腰下一握。(音五)頭兒一扭。眼兒一瞟。須放出嬌嫩蚊子似的臊兒道。喲。那邊跔的敢是金太太麼。奴家這裏有禮了。一言未盡。胡媽媽只笑的亂顫。忙唾道。你別嘔我咧。金太太也罷。銀娘娘也罷。瑣兒你快去。儘管叫人家外院跔地。甚麼道理。於是兄妹兩個。忙忙慙出。當時金太太說笑之間。只見一個絕俊的大閨女。笑吟吟向自己便是一福。金太太趕忙還禮。一面端相瑣子。一面向杜翁笑道。這位敢是令媛了。真好福相。瑣子趁勢接過他手中皮包。那

一手便來攙扶。金太太道：「可了不得，沒的倒閃了你小腳兒。」因將短裙一宕，却露出一雙天足，便笑道：「俺在奉天地面，是跑慣路的。」那所在旗人們多，都合我一個樣兒。正說着，胡媽媽也便接出，於是彼此萬福簇擁而入。這時杜翁合守田，便就外客室，給金客安置行裝，並御者下室，一切都畢。賓主落坐茶罷，款談起來。方知那金客名仲雅，曾出洋留學畢業，初入奉天軍界，充當書記。以後却漸升至某旅副官。談論之間，十分鍊達爽快。杜翁沒得甚麼酬對。因略談村中被兵情形。仲雅道：「我的老哥，你還沒見戰線內的村莊哩。近來那所在的人，偶聞鷄叫，真賽如朝陽鳴鳳。大家聽了，不由心窩裏起一種愉感，就仿佛見了祥瑞一般哩。」（寥寥比喻，而兵燹後里落爲墟之慘狀已在個中。）兩人太息一番，掌上燈燭。杜翁因有上客，便命傭人去招世有陪談。那仲雅起身閒踱，見室隅所積新麥桿，一束束的，因歎道：「戰禍所被，



真是不拘那類人。都受影響。俺有個友人。在津是草帽作莊營業。撒出資本。後戰事便起。直至而今。所收草辦。不及十分之二。這注賠款。定須傾家。俺在津所見商業。似此的不一而足。其餘各界。無不叫苦連天。便是三不管等處。許多賣藝生意人。都衣食路絕。甚而至於乞丐人等。也沒處去討飯。因戒嚴時。不敢亂撞。又搭着家家閉戶。因此饑死的不計其數。正說得熱鬧。世有到來。大家廝見過。杜翁便忙碌着端正酒飯。小村中雖沒甚可食。却也是爛肉清酒。香噴噴的黃梁飯。端將上來。於是三人相讓就坐。杜翁方起致歉辭。仲雅已大笑道。俺們在外混的人。家常自在飯。是夢不到口的。這種年光。這種生活程度。除了軍政兩界大人物。錢抓的易。敢講奢侈。其餘自食其力的人。能吃到飽飯。便是福分。您如何還來客氣。世有隨口道。俺聞奉天地面。近年來年景還不錯。所以四方之人。狠向那裏去混。仲雅攢眉道。也是生活日

難一日呀。又搭着奉天大帥銳意增兵。一切開餉。比別省軍隊富足的多。至於餉的來源。不消說須設法加捐。商民担負。所以那裏軍界中誠然好混。却有一樣。自中級軍官以下。誰也賸不下錢。因近來軍習豪侈。大家聚在一處。無非是酒食徵逐。聲色流連。更加以豪賭遣興。真有擄菹一擲百萬之風。表面上雖然熱鬧。其實也是外強中乾之勢。奉天大帥恐怕軍習侈墮。一朝有事。或不能用。（暗映直奉初次之戰）曾嚴伸軍誠。無奈積習已深。莫能遽改。況且各軍隊中人既雜亂。又多濫竽。雜亂是被收撫的鬍匪。濫竽是各軍官援用私人親屬之類。往往有多年健卒。不超一級。那牛虎兒浮脆少年。只要合上級官。有些瓜葛。便登時擢用。（此奉方初次致敗之源）這當兒大帥的公子。人稱奉天少帥的（張學良）現為師長之織。此人英爽倜儻。文武全材。膽識超羣。不可一世。曾留學日本。狠有新學識。世有道。哦。俺也曾聞

人談過此人。說他天生異稟。走及奔馬。力能控鼎。又說他小時上學時。曾逃塾出遊。夜半當兒。遇一匹神駿黑馬。他便跨將轉來。及至下馬。那馬却化爲黑虎。咆哮而去。哩仲雅笑道。這都是傳聞附會罷了。其實少帥恂恂如書生。並不以勇武自喜。他最服人的。便是膽識。往往奉天大帥有大事待決。召各軍官會議。老將們。尙在沉吟。少帥已批窾導隙。侃侃而談。利害既明。復中機要。他合大帥幕中兩位有名謀士。人稱爲奉天三傑。哩當時少帥曾進諫道。兵精貴。不貴多。古有明訓。今吾軍素乏教練。並淘汰之道。勦匪便有餘。若逢堂堂大敵。正式陣仗。恐不足恃。大帥聽了。頗以爲然。却一時間也無暇著手整頓。因這當兒。大帥既趁勢關內增防。又著意經營。伸軍力於特別三區。（熱察綏）廣遠是務。未免不暇精練。杜翁道。如今生活。委實不易。大概是近年來處處鬧兵。累傷元氣。直然不容人有復元時光。關外軍隊。是這般光景。

您在天津。看關內軍隊如何呢。仲雅道。現今保定大帥。長厚有餘。雖能籠罩人材。却借着資深望重。登高而呼之勢。他左右人。亦甚雜亂。現在是一人得道。雞犬同升。是各方面的老例子咧。他親戚心腹輩。都據要津。本不足怪。只是未免都欺他長厚。倚他靠山。各便私圖。甚麼賣缺咧。受賂咧。經手財政的。更不消說。侵蝕剝削。鬧得京津間風言風語。報紙喧騰。凡走捷徑的。都相語以幾爺幾爺。便是保定的族中昆季。保定最契重的。便是延陵將軍。延陵將軍久負材略。頗抱武力統一之志。暗察當世。資力最厚的。無如保定。因此頗相結納。他曾從容進諫於保定。請他放大眼光。任用惟賢。保定當時。雖也首肯。却終究優柔不斷。所以直派軍隊。現在聲勢雖盛。其實也是紙老虎的局面。至於軍隊缺餉。更不可當。那延陵將軍。却能以身作則。自家筭軍符多年。依然不改寒士面目。只這一節。真有名將風度哩。世有歎道。生活之艱。都因

兵亂。刻下將材雖多。徒資紛擾。這次直皖戰罷。必將庶政一新。不致干戈再起。咧。仲雅沉吟道。這倒未必哩。你想如今黨派之禍。那方失勢後。只有潛伏。不會消弭的。當勝方大權獨攬之時。便是敗方暗地運動之候。這其間離合變化。不可思議。便如火井漸窒。怒潮漸落。必有復燃再長的時光。只不過另釀成一種新勢派罷了。此後兵亂。只有日滋。要想干戈永定。却是夢話哩。仲雅說罷。由行篋內。取出幾張精緻攝影。遞給劉杜道。您着這便是直皖戰爭戰地寫真。劉杜一張張細玩。上面這注着某地某地。或炮攻。或交綏。並戰前誓師。或戰後地面摧殘。士卒死傷之狀。一片荒涼。傷心慘目。便是李華弔戰場文。也寫不到如此慘象。末後却有一幅。上署天津會議四字。廣廳外甲士森列。槍衛如林。內有幾位舢舨武人。按膝匡坐。仿佛指天畫地。辨論神氣。於是仲雅指點道。這位豐頤厚背的。是保定大帥。這位白晳文雅的。是奉天大

帥側坐這位。精神四照。兩目如電。便是延陵將軍。其餘依次列坐。都是直奉兩方上級軍官。劉杜見了。不由嘖嘖稱奇。仲雅歎道。方纔杜丈說干戈不致再起。您看這光景。一波方平。一波又起。如今直奉兩方。又成兩雄互峙之勢。一言未盡。只聽牕外拍的一聲。正是。

國勢已成燕巢幕。

世事偏多蜃捕蟬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七回

開會議玉帛隱干戈

認螟蛉金娘得嬌女

且說杜翁。起去一看。却是守田。在牕外偷瞅。因喚道。你莫兒戲。還不到裏面。幫你娘。伺應金太太去。守田應聲跑去。這裏仲雅。忙遜謝道歉。大家吃過一巡酒。仲雅道。怎麼成兩雄互峙之勢呢。便是這次直方敗皖。奉方狠助聲勢。加以奉天保定。又有朱陳之好。不消說。兩方面極意聯絡。這戰後的天津會。

議。便是兩方攜手的機會。不料玉帛從容的當兒。又因言語間。大不融洽。便是奉天大帥。合保定議到一段要事。正在指揮顧盼。大放厥詞。只見側座上。一軍官。發言朗朗。有如洪鐘。更兼詞鋒颯起。意緒泉湧。理明詞透。處處折奉天的尖兒。奉天既驚且怒。延陵將軍的大名。他早就聞得。這當兒故作不識。因夷然向保定道。三哥。這是那個。保定忙道。老弟如何不識此人。這便是慣能用兵。名振南服。久戍衡陽的子玉將軍。啞。（長句得神）奉天微笑道。哦。這就是咧。那麼此人現居何職呢。保定道。現爲第三師師長。奉天聽了。不由哈哈一陣冷笑道。人說三哥過於長厚。今日看來。真個不虛。此時此地。所議何事。俺巡使督軍等談起話來。尙自客氣。那裏有師長發言餘地。說罷。目視部下軍僚。大笑道。若俺手下師長。都許發言。恐將你兩耳吵聾。還須醫治哩。保定忙笑向延陵道。子玉且靜默。一言未盡。只見延陵昂然跼起。憤然道。俺

師長雖微。並非靠勢而得。也非蠻悍所致。是憑心力血氣。戰陣上拚命掙得來。並沒愧對人處。今巡帥（指奉天）但重爵位。俺便當退避。若還有尊重會議之意。奈何禁人發言。俺平生不悚勢力。巡帥若有意督過。何事喋喋。便奉鞭弭以相周旋。亦所不辭哩。說罷拂袖徑出。直將奉天氣倒在座。只冷笑道。噫。好個師長。好個師長。這時保定大駭。連忙竭力周旋一陣。算是敷衍過去。奉天終是不歡。怏怏而散。所以入關增防的軍隊。這當兒還沒撒淨。從此奉天的聲威。固然愈大。但延陵戰勝皖方之後。竟隱然是奉天的勁敵咧。再加以皖派雖漸倒。勢必暗中活動。以盡縱橫闡闔之用。一派中政客材人。不計其數。那個肯回家抱娃子去呀。並且近年爲兵禍所困。庶政不暇舉。百業沒空興。生計日迫。無事可作。即便有慨然要歸隱的。又苦於衣食無著。只得希望搗亂。本派再起。大家好都有飯吃。真正情形。大概如是。若說是爲發展。



思想咧。政治咧。老實說是虛打好看幌子。其實裏面沒賣這種酒。便是俺離津當兒。延陵將軍已擢升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。開府洛陽。他本來治軍有聲。這時越法日加擴充訓練。夙興夜寐。精力絕人。隔數日必親帶軍隊。爲野地操法。奔馳三四十里。以習苦耐勞。真有古人運甓之風。你想世局如此。那干戈怎的會息呢。劉杜聽了。惟有太息。不題這裏賓主款洽。且說金太太跟胡媽媽等。竄入內室。見室內箱篋等物。還有些凌雜。大家談敘起來。知是方遭兵劫。瑣子一面說。那嫩臉兒還嚇得通紅。金太太忙拉着瑣子手。一面端相。一面安慰道。甯漫說姑娘小小人兒。畫中人似的。見不的兇橫樣兒。便是俺在生野地方。（指東三省）住久了的。聽那鎗響。只當花炮。這次在津避難。還嚇得糊猴似的哩。姑娘你是沒到奉天去過。（不久便到了）那所在鬍匪甚多。真稱得起兇實一般的成軍作隊。器械精利。搶城掠縣。只當尋常。